

劳瘁宁为孺子牛(二)

——回忆父亲方步樵老师 方远生

侨诗人。他在课室对学生说过：中国汉语言文字之美就体现在文言文之中，他写了许多旧体诗，其中《欢呼国庆十周年》写道：

翠微点点碧天秋，
紫陌无尘车马稠；
十里云霞开胜地，
万方嵩岳动神州；
人潮旗海阵容盛，
锦簇花团眼底收，
遥想怀仁堂上客，
绮筵济济尽英流。

父亲也写白话诗，留下唯一的一首《无题》是这样的：

(一)

少年浪迹沪滨，
反覆低吟：
“海上秋风起了，
吹薄了游子的衣襟！”

(二)
中年遍地抗日狼烽，
橡林怒火燃烧了，
举起沙盖族的投枪，
攀上他念他翁的高峰！

(三)
如今晚年的旅客，
历尽了蕉风椰雨的洗礼，
骑着骏马，迎着满天彩霞，引吭高歌：

“春风化雨被南州”！。

这首诗是上世纪50年代中在印尼三宝

垆时期的作品，发表后即被香港的文学刊物选入印华诗选中。应该说，这首诗因年代久远，我仅凭记忆抄录出来，难免有讹漏之处。诗中的“沙盖族”，指的是马来西亚少数民族，“他念他翁”是该国一处山峰。

父亲的诗给他的学生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那首七律自况诗：

反刍输乳几经秋，
劳瘁宁为孺子牛。
赢得嶙峋傲骨在，
春风化雨被南州。”

在他逝世25周年之后，在雅加达，有一批已经步入老年的华人，为了传承中华

传统文化，组织了一个中国古文学习班，他们就是父亲当年的学生。那一年，为了纪念父亲，他们开了纪念会，把上述七律自况诗谱写成歌曲，在纪念会上反复吟唱。我今年已经68岁了，每当读史读诗读词，碰上艰深之处，就会想起父亲，如果他还在，学习的难题一定可以迎刃而解。而同时，眼前就会闪现他给学生授课的情景；耳边就会响起他那铿锵的吟诗声。呜呼，人生一世，能被后人如此怀念，如此爱戴，他也不枉此一生了。

在“振强”，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。那是1949年9月30日，大约在中午休课时分，我在学校的布告栏发现贴着一张新布告，用毛笔写着一行字：“明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，全校放假一天”。下署教务主任方步樵。那时，坤甸还驻有中华民国的领事馆，附近三口洋南华中学校长曾祥鹏（即曾星辉）在“十一”升五星旗遭荷印军人枪击。后来父亲和曾星辉校长并肩战斗在华侨教育工作岗位上。他们是很要好的战友。直到后来，他们两人都移居雅加达，彼此依

然过从甚密。在雅加达期间，父亲的朋友有：张国基、司徒赞、梁披云、刘耀曾、陈新华等。他们都是印尼华侨社会的翘楚。

父亲一生追求进步。他是福建省莆田县人，1926年毕业于福建省立第十中学，也就是莆田中学，后来到上海大夏大学就读。他亲口对我说：这是一所进步学校。他在上海大量接触鲁迅、郁达夫以及左联作家的作品，以致他业成回乡后，除了教学，还开了一间“人生书店”。店内出售大量的进步书刊。1962年，我曾返莆田探望姑母和姑父，他们向我提供了两件史实：一是父亲开的“人生书店”掩护过共产党人，其中就有一个是邓子恢，邓在那里养过病；一是父亲出国前只身去过龙岩苏区。至于他为什么去？这只能是个谜了。父亲为什么出国？我想有三个原因：一是反封建包办婚姻；二是他有先天性哮喘，从小体弱多病，无法在艰苦的地方工作；三有亲属和朋友在南洋。

父亲在马来亚时，学生中有不少当时的抗日战士。他们曾暗中保护过父亲免



1975年在吉隆坡女儿家中拍的照片



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在马来亚实兆远时的照片。